

# 盛唐大将安思顺生平事迹钩沉

穆渭生<sup>1</sup>, 乔 潮<sup>2</sup>

(1. 陕西教育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 陕西 西安 710061; 2.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 陕西 西安 710100)

**摘 要:**安思顺是盛唐时期的著名“蕃将”,曾任河西军、朔方军节度使,忠诚朝廷,为国戍边,功绩显著。但他因与安禄山有特殊的“兄弟”关系,最终蒙受哥舒翰公报私怨的诬陷,惨遭冤杀;加之国史不为立传,其生平事迹大多湮灭。“中兴名臣”郭子仪曾为安思顺部下,深受信任和重用。及至平定“安史之乱”,朔方军功勋卓著,郭子仪乃奏请为安思顺昭雪。通过爬梳史料、解析文献,一是尽力搜集安思顺的生平事迹,彰显其忠诚品质;二是推究郭子仪奏请昭雪安思顺的时间、现实目的——从政治上安抚、感召朔方军广大将士,以尽快平息河东道的危机局势。

**关键词:**安思顺;安禄山;哥舒翰;郭子仪;皇权;节度使兵权

中图分类号:K242.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1-0300(2011)06-0010-07

## Life Story of An Si - shun , a Famous General in Tang Dynasty

MU Wei - sheng<sup>1</sup> , QIAO Chao<sup>2</sup>

( 1. *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,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, Xi' an 710061 , China;*  
2. *Shaan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, Xi' an 710100 , China*)

**Abstract:** An Si - shun was a famous general in Tang Dynasty , once was appointed military governor of Hexi Circuit and Shuofang Circuit. He was very loyal to the court , stationed his troops in the border areas ,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. Because of 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An Lu - shan , he was framed by Geshu Han and finally executed. Most of his life story was lost due to no record in the history. Guo Zi - yi was An Si - shun ' s follower , trusted with an important position. After An Lushan ' s rebellion , Shuofang Circuit made great accomplishments , so Guo Zi - yi asked the permission to right wrongs for An Si - shun. Through a study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, it was intended to collect An Si - shun ' s life story and display his devotion and faithfulness , besides , it is aimed to speculate the time and purpose of Guo Zi - yi asking the permission to right wrongs for An Si - shun. The purpose might be to comfort and inspire the generals and soldiers in Shuofang Circuit for suppressing the crisis at that time.

**Key words:** An Si - shun; An Lu - shan; Geshu Han; Guo Zi - yi; imperial power; provincial governor ' s military power

收稿日期:2011-08-29

作者简介:穆渭生(1954—)男,陕西大荔人,陕西教育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教授,史学博士。研究方向:隋唐五代史、中国历史地理。

安思顺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蕃族大将之一<sup>①</sup>，从军戍边四十余年，曾先后担任河西军、朔方军节度使，乃名副其实的国家干臣。但是，他却因为受到安禄山叛乱的牵连，最终遭人诬陷，蒙冤被杀；再加上正史中不为立传<sup>②</sup>，遂致其生平事迹零落失散，声名寂然千有余载。

蓄谋并恶意制造安思顺冤案的“直接责任人”是另一位著名蕃将哥舒翰。而握有“拍板定案”之权的唐玄宗，也负有重大责任。

降至代宗朝，享有“中兴名臣”之誉的大将郭子仪上表，请为安思顺昭雪，既是报谢故帅的“知遇之恩”，更是顺应时局需要的深谋远虑之举。

这桩案情并不复杂的冤狱，虽然在10年之后就已经得到昭雪，但是，安思顺生前的忠勤功绩，至今仍被“安史之乱”的巨大阴影所笼罩。所以，本文旨趣所在，就是揭明原委，呈现真相，以激浊扬清，彰善瘅恶。

## 一、安思顺出身简况

安思顺的冤案“情节简单”——掩耳盗铃式的伪证、蓄意陷害的诬妄之词；姑息纵恶的昏暴宸断。但它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得逞，就是因为安思顺与叛逆魁首安禄山之间有一层特殊的亲属关系。<sup>[1]</sup>

安思顺（？—756）的生年不详，约在武周天册万岁元年（695）前后；其父为“胡将军安波注”，而安波注之兄安延偃，就是安禄山的继父。这样一来，安思顺与安禄山便成了非血缘的“堂兄弟”。

安禄山（？—757）本是营州（今辽宁朝阳）的“杂种胡人”，小名叫“轧荦山”。其生父不详，一说为康姓胡人。其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女巫，以占卜为生。轧荦山少孤，后跟随其母改嫁胡将军安延偃，遂冒姓安氏，以“禄山”为名。

大约在唐玄宗即位（712）前后，安延偃所在的突厥部落因故破败，他便携带家口逃离出来，投奔同姓亲族安贞节——时任唐朝河东道岚州（今山西岚县北）别驾。安贞节之父为“胡将军安道买”，曾任代州（今山西代县）北面的平狄军（今山西朔县东北）副使。<sup>③</sup>

与安延偃同行的有其侄儿思顺、文贞，还有安道买的长子孝节。安贞节非常感激安延偃救助其兄，遂相约两家子辈为兄弟。当时，安禄山年约十岁。少年安禄山与“堂兄”安思顺虽无血缘关系，但从小就感情亲密。

此后不久，安思顺就应募从军，来到唐朝与吐蕃长期对峙的陇右边防前线。开元二年（714）七月，

吐蕃军以10万之众，侵犯唐临洮军（今青海乐都），游寇兰州、渭州（今甘肃陇西），大肆抢掠唐朝的牧监马匹。十月，唐军在左羽林将军、陇右防御使薛讷指挥下反击吐蕃，大破其军。当时，受薛讷节制的唐军将领有王晙、杜宾客、郭知运、王海宾（大将王忠嗣之父）、安思顺等。<sup>[2]</sup>（卷8《玄宗纪》，卷103《王忠嗣传》）由此可知，安思顺投身边防行阵之后，很快就崭露头角。

开元九年（721）十月，朝廷诏命封赏抗击吐蕃的有功将领薛讷、郭知运、白道恭、杜宾客、杨楚客和安思顺等人。安思顺以右监门卫将军、临洮军使升任洮州（今甘肃临潭）刺史，兼莫门军军使，并赐物二百段、银三百两、钱五十万。<sup>[3]</sup>（卷128《帝王本纪》）莫门军在洮州城内，管兵5500人，马200匹。自从军伊始，直到天宝十一载（752），安思顺一直在陇右边防任职。

再说“牧羊小儿”安禄山，因从小生活在多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带，竟能通晓六蕃（一说九蕃）语言。他长大之后，辗转来到幽州（今北京市西南），当上了诸蕃互市牙郎。开元二十年（732）以后，安禄山已三十岁左右，才被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发现并赏识，收在军中驱使。安禄山从军的时间，虽然比安思顺晚得多，但他却是个性情残忍、恃勇斗狠的奸贼之徒，因而比安思顺升迁得更快。天宝元年（742），投身行伍不到10年的安禄山，就已升任平卢军（治所营州）节度使。

在隋唐时期的突厥政权内部，有聚族而居的“胡部”（昭武九姓胡人），他们原居中亚，从事农、牧业，尤其善于经商，足迹遍及古代欧亚大陆。而商旅行贩，与异族外邦贸易，必先沟通语言。安禄山生活在异族往来频繁、动荡多事的边地，从小心多智计，难免沾染偷鸡摸狗的无赖行径；成人后担任互市牙郎，更养成了善于揣摩人情、奸诈狡黠、贪婪财富的市侩品性。

① 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，高祖时的“大总管”、“大都督”，太宗时的“行军大总管”、“诸道大都督”，高宗时的“持节都督”，睿宗时的“节度使”，都是唐代大将的同一概念。参见马驰《唐代蕃将》第16页，三秦出版社，1990年。

② 《新唐书》专辟《诸夷蕃将传》，记有21名蕃将；另在两《唐书》立有专传或附传的知名蕃将，还有数十人。

③ 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06：武则天神功元年（697）二月，后突厥默啜可汗寇扰胜州（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），被唐朝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之。又据《新唐书·地理三》：代州雁门郡，其北有大同军，本大武军，高宗调露二年（680）曰神武军，武周天授二年（691）曰平狄军，大足元年（701）复更名。

## 二、安思顺冤案始末

### 1. 安思顺与哥舒翰的“同寮”关系<sup>[1]</sup>

哥舒翰是恶意诬害安思顺的主谋人物。关于他们之间矛盾积怨的萌芽、发展,只能从仅存的史料中窥得一二、知其简略而已。

哥舒翰(?—757)是突骑施哥舒部落酋长之裔,世居安西。其父道远,曾任唐朝安西都护。翰少补陇右道瓜州(今甘肃安西县东南)效谷军府果毅都尉。其家富于财,任侠重气,纵酒好赌。开元末年,翰年40岁,遭遇父丧却客居长安,三年不归,因此不为长安尉所礼遇,遂发愤折节,仗剑之河西,初事节度使王倕,便以勇略闻名军中。天宝五载(746),大将王忠嗣节制河西、陇右两军镇后,先补哥舒翰为衙将,后任其为大斗军副使。<sup>①</sup>而时任大斗军军使者,正是安思顺。

虽然他们两人都得到节帅王忠嗣的器重,但哥舒翰对待比他年长资深的顶头上司却并不尊敬。史称翰“为大斗军副使,佐安思顺,不相上下(互不谦让)。”两人之间的“同寮”关系,从一开始就很不和睦。

天宝六载(747)十月,王忠嗣因遭权相李林甫诬构,被征入朝。十一月,诏命以安思顺充任河西节度使;<sup>②</sup>以哥舒翰为陇右节度副大使,知留后事。王忠嗣的职权被一分为二,由其两位部将接替。

河西节度使(驻凉州。今甘肃武威)统兵7.3万人,战马1.73万匹,其镇防任务是“断隔羌胡”(羌即吐蕃,胡即突厥)。陇右节度使(驻鄯州,今青海乐都)统兵7.5万人、战马1万匹,镇防任务是“以备羌戎”(防御吐蕃)。

案:唐朝中央擢升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的原因,一是他长期在河、陇供职,习其物情,练达边务;二是他的种族,出自昭武九姓胡人。而凉州地处“丝绸之路”的咽喉地段(河西走廊)东端,早在唐初,这里就已是“河西都会,襟带西蕃,葱右(葱岭以西)诸国,商侣往来,无有停绝”。天宝年间,凉州城已有居民2.2万余户,居河西诸州首位。在隋唐时期,凉州与河西地区的“群胡”,具有雄厚的经济和社会势力。<sup>[4] (P212-238)</sup>所以,安思顺与当地“群胡”在族类渊源上的自然认同感,就成为他坐镇河西、履行职责的先“人和”优势。

天宝九载(750)八月,朔方军(治所灵州,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)节度使张齐邱,因为发放军粮失宜,军士群起殴其判官,被左迁济阴太守;诏以河西节帅安思顺权知(暂时代管)朔方节度使。

十载(751)正月,改由宰相李林甫遥领安北副大都护、朔方节度使,以户部侍郎张纬担任节度留后,坐镇理事。同时,诏命河西节度使、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、摄御史中丞、权知朔方节度事安思顺罢朔方节度,加特进、摄御史大夫,仍与一子官,河西节度等余如故。<sup>[3] (卷131《帝王本纪》二)</sup>

这年四月,安西节度使高仙芝(高丽人)率领唐军与大食(阿拉伯帝国)军激战于怛罗斯城(今哈萨克斯坦国东南部江布尔城),死伤两万余人,惨败而退。仙芝入朝,拜开府仪同三司、武威郡太守,代替安思顺充任河西节度使。思顺闻讯,即讽(委婉暗示)河西群胡割耳鬓面请求留任;监察御史裴周南奏闻朝廷,制命复留思顺,改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。<sup>[2] (卷104《高仙芝传》)</sup>

十一载(752)三月,朔方军副使、蕃将阿布思(赐姓名李献忠)因故叛归漠北。这使得遥领节帅的李林甫脸上无光,遂自请解其遥领,并推荐安思顺接任。<sup>[2] (卷106《李林甫传》)</sup>是年九月,阿布思南下侵扰中、西受降城之间的永清栅(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明安川西),被守将张元轨击退。次年五月,阿布思被漠北回纥部击败,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乘机招诱,降其部落;阿布思带领残部向西逃往西突厥葛逻禄部。安思顺与北庭都护程千里采取联合行动,派遣部将浑瑊“提偏师深入葛逻禄部,经狐媚碛、略特罗斯山,大破阿布思部众”。九月,阿布思被葛逻禄叶护顿毗伽执送于北庭都护府。十三载(754)三月,程千里将阿布思押送京城,斩首示众。<sup>[5] (卷217)</sup>这是安思顺在朔方任上的大功之一。

天宝十四载(755),为了表彰朔方节度使、灵武郡太守、摄御史大夫安思顺的功绩,诏命追赠其亡祖左玉钤卫郎将(史失其名)为武部尚书,亡父右羽林大将军安波注为太子太师。<sup>[3] (卷131《帝王本纪》二)</sup>

再说哥舒翰在陇右节帅任上一直未动,并于天宝十二载(753)封爵凉国公、食实封300户,兼任河西节度使;不久,又晋爵为西平郡王。

当时,新任宰相杨国忠与大将安禄山相互倾轧,

① 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0“凉州”:大斗军在凉州西二百里(今甘肃永昌县西),本是赤水军守捉,开元十六年(728)改为大斗军,因大斗拔谷(今甘肃民乐县东南扁都口)为名也,管兵7500人,马2400匹。

② 据《资治通鉴》卷215:天宝六载十月,王忠嗣以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,李光弼(708—764)为河西兵马使、赤水军使。据此推测,安思顺当时可能任河西节度使、大斗军使。因为思顺的年龄、资历皆长于翰和光弼。又,李光弼此次擢升是在天宝五载。参马驰《李光弼》第27页。

多次上奏,称言安禄山有“反状”,但玄宗皇帝不予听信。于是,杨国忠为了扩大其朋党势力,便厚赏哥舒翰以“亲结之”。十三载,拜翰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,更加实封300户。史称翰嗜酒,放纵声色;后因入浴受风而晕倒,良久方醒。十四载正月,翰入朝,留住京师,闭门养病。

自从安思顺与哥舒翰分别掌控河西、陇右,都升任为“专方面之寄”的边疆大将。但是,两人的关系并无任何改善,而且,还因安禄山的“掺和”而更趋恶化。

## 2. 安禄山与哥舒翰的“不协”关系<sup>①</sup>

哥舒翰与安禄山原本是天各一方,素昧平生之人。安禄山从军建功并升为大将的时间,也早于哥舒翰。两人任职的军镇,一在东北,一在西方,悬隔数千里,却缘何而相互怨怼,关系“不协”?

两人交恶的根由,是“禄山以思顺恶翰,常衔之”——哥舒翰竟敢与顶头上司安思顺“不相下”,安禄山便要为堂兄打抱不平。而唐玄宗对这三位大将的关系不和,也极为关注,每每从中调解,欲使三人和好如兄弟。由于哥舒翰是与安禄山、安思顺两兄弟“不平”,处于明显“弱势”,所以玄宗的心意更多是“为翰好之故也”。

天宝十一载(752)冬,三人同时入朝,玄宗命宦官首领高力士、驸马都尉崔惠童做东设宴,地点就在京城之东的崔家池亭。玄宗特命负责御膳的尚食局宰杀生鹿,取血煮其肠,谓之“热洛河”以赐之。在宴会上,安禄山忽谓哥舒翰曰:“我父是胡,母是突厥女。尔父是突厥,母是胡(翰母尉迟氏,为于阗王之女)。与公族类颇同,何得不相亲乎?”翰应之曰:“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,以其不忘本也,敢不同心焉。”但是,安禄山却“不识文字”,以为讥其胡也,大怒,骂翰曰:“突厥敢如此耶?”翰欲应之,高力士目(示意)翰,乃止,遂托醉离宴,自是为怨愈深。

## 3. 哥舒翰蓄意诬害安思顺<sup>②</sup>

如前所述,安禄山从小就与安思顺家族共同生活,虽无先天的血缘关系,却是情同手足,亲爱和睦。相比之下,安思顺年岁大,从军早,故而“汉化”程度深,忠君观念强,可谓“形夷而华心”。所以,当安禄山随着升官进爵,地位显贵,兵权日盛,辖区广大,进而萌发滋长不臣之志后,安思顺就有所敏感和警惕,这种“政治觉悟”更使他忖度安禄山日后必会反叛,遂借入朝之机向玄宗面奏,“言禄山必反”。

天宝十四载(755)十一月九日,一身而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,以讨诛奸相杨国忠为名,在幽州(今北京市西南)揭旗造反。叛军步骑

15万(号称20万)皆精劲边兵,一路向南,势如破竹,仅一月时间就渡过黄河,打破东京洛阳。唐军大将封常清一败再败,只好与东征元帅高仙芝退保潼关,据险而守。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但是,唐玄宗与杨国忠却一再低估叛军兵锋之盛锐和局势之严峻,又偏听偏信监军宦官的谗言,怒斩封、高二将于潼关军中。十二月,强令卧病在家的哥舒翰接替高仙芝,借其威名镇守潼关。翰虽坚辞不受,然无奈君命难抗,遂抱病赴任,统率仓促征调的20万大军,坐镇潼关。

安禄山起兵反叛,致使天下动乱,国失太平,乃是十恶不赦的滔天之罪。十一月二十一日,在京城长安担任太仆卿的安禄山长子安庆宗被腰斩、所娶荣义郡主赐死;遭受株连而被杀的还有安庆宗之母康氏等5人。<sup>[1](卷下)]</sup>

再说安思顺因有洞察之见,先奏之言,故而在安禄山反叛之后,免坐株连之祸。但他立即被征入朝,改任户部尚书(以郭子仪接任朔方节度使);其弟安元贞由羽林军大将军(负责皇宫禁卫和飞骑仪仗)改任太仆卿(负责厩牧车马事务)。

然而,平叛战事不利,局势继续恶化。当素来轻视、怨恨安思顺与安禄山的哥舒翰被起用后,暂释重负 of 思顺兄弟,又是惶然忧惧、寝食难安了。

果然,哥舒翰坐守潼关,握天下兵权之后,自知有所论请,天子难违,遂誓志报其宿怨。天宝十五载(756)二月,哥舒翰的老部下、时任元帅府马军(骑兵)都将的王思礼,密说翰抗表请诛杨国忠,但翰不赞同对杨国忠下手;思礼又说翰谋杀安思顺。<sup>[2](卷110《王思礼传》)]</sup>于是,翰乃诬指思顺与禄山潜通,伪令人遗书,于潼关外擒之以献,并条疏思顺七条罪责,请诛之。三月,思顺与弟元贞皆被赐死,家属徙于岭外,天下冤之。当时,哥舒翰已是“疾病沉顿,智力将竭”,仍念念不忘乘危要君,公报私怨,足见其为人凶暴残忍之一面。而杨国忠束手不能相救,始惧翰图谋害己。

与“不识文字”的安禄山相比,哥舒翰的“汉化”程度要高得多,史称其好读《左传》《汉书》,故而能在宴会上引经据典。但其为将之勇猛善战,与为人之寡恩薄德,却是瑕瑜分明。史称“翰为人严,少

<sup>①</sup> 据《安禄山事迹》卷上,两《唐书》哥舒翰传、安禄山传,因文繁不详注。

<sup>②</sup> 据《安禄山事迹》卷上、两《唐书》·哥舒翰传,因文繁不详注。

恩。军行未尝恤士饥寒,有陷民堪者,痛笞辱之”。[6]《卷135《哥舒翰传》》他坐镇潼关,时值盛夏五六月,守关士卒“于赤日之中食仓米(陈米)饭,且犹不足”;[7]《卷357高适《陈潼关败亡形势疏》》“帝(玄宗)令中人袁思艺劳师,士皆诉衣服穿空,帝即斥御服余者,制袍十万以赐其军,翰藏库中,及败(潼关失守),封儒如故”。[6]《卷135《哥舒翰传》》

是年六月上旬,哥舒翰在昏君奸相的严令催迫下,捶胸痛哭,开关讨贼,结果惨败于灵宝西原,致使潼关失守。翰被其部下蕃将劫持,降于安禄山,“受署贼庭,苟延视息”,忠义之道不全,最终仍被安庆绪杀死。故其史传评曰“丑哉舒翰,不能死王。”[2]《卷104《哥舒翰传》》

### 三、郭子仪请雪安思顺

#### 1. 安思顺与郭子仪、李光弼的“上下”关系

郭子仪(697—781)为华州郑县(今陕西华县)人,其父郭敬之曾任渭、吉、绥、寿州刺史。子仪弱冠以武举人仕,先后在京畿、河南、岭南和西域等地任职。自开元二十五年(736)起,奉调来到有“国之北门”称号的朔方镇,历事节帅牛仙客、王忠嗣、张齐邱、安思顺等,以宽厚持重见称。

天宝十一载(752)四月,安思顺从河西徙镇朔方。郭子仪时任左武卫大将军兼安北副都护、横塞军使。是年,安思顺奏请调河西节度副使李光弼(契丹族)任单于都护府(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)副大都护。光弼在河西军镇,以刚毅善战、治军威严,先后为王忠嗣、安思顺所赏识器重。

十二载,安思顺奏请将阴山北麓的横塞军(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)移置于南麓的大同川(今乌拉特前旗明安川)之西,处在阴山防线左右钩带的中要位置。诏改其名为天德军,仍由郭子仪兼任军使。而军城的修筑,直至十四载才告完工。

十三载春天,郭子仪又兼任丰州(今内蒙古五原西南)都督、西受降城使、朔方军右厢兵马使。而李光弼以左武卫大将军、单于副都护兼朔方节度兵马使。安思顺尤为赏识李光弼的人品才干,多方笼络,欲以女妻之。但光弼并不领情,遂托病辞官回到京城。

思顺赏识光弼,的确出于真诚,但光弼却为何敬而远之?一是其品性耿介,敬慕故帅王忠嗣而难以释怀。忠嗣在河西任上,对光弼“遇之甚厚”,“虽宿将莫能比”。[2]《卷110《李光弼传》》而忠嗣遭遇贬降两年后,竟以45岁盛年而“暴卒”——其祸起于权相李林甫诬陷;而后来安思顺由河西调任朔方,又是李林甫推

荐;再加李林甫素与安禄山交通,屡为推美,使其更加承恩任重,权势炙手。所有这些,都很容易让李光弼怀疑安思顺是与李林甫相互勾结的朋党奸人。[8]《第五章》

二是与哥舒翰声气相投。当年,王忠嗣遭遇诬构,“几陷极刑”,刚接任陇右节帅的哥舒翰乘入朝面奏之机,极言忠嗣之枉,言词慷慨,声泪俱下,叩请以己官爵为其赎罪。玄宗感而宽之,贬忠嗣为汉阳太守。对哥舒翰的仗义敢言,朝野物议称赞有加。[2]《卷104《哥舒翰传》》而这正是光弼与翰的英雄相惜之处。所以,当光弼拒绝安思顺的联姻之意,托病辞官后,翰闻而“异其操”,奏归京师。[2]《卷110《李光弼传》》

与哥舒翰相比,李光弼不仅勇略严毅,忠勤国事,尤其是光明磊落,风节高尚。他虽然对安思顺抱有成见甚至敌视,但却不做落井下石的宵人之举。这应该与他在安思顺麾下时间长而了解多有着直接关系。

#### 2. 郭子仪请雪安思顺的时局背景

郭子仪请雪安思顺冤案一事,幸赖其表文留传而为后世所知。其内容如下:

伏见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工部尚书安思顺、并弟羽林军大将军兼太仆卿元贞等,竭心圣代,宣力先朝。或任重疆场,或寄深环列,刈单于之垒,殿天子之邦。播算竹帛,图形文素,既称名将,实为勋臣。哥舒翰与之不叶,因谋陷害,云共禄山通应,兄弟尽受诛夷。冤痛之心,歿而犹在。

安禄山牧羊小丑,本实姓康,远自北番,来投中夏。思顺亡父波主哀其孤贱,收在门阑,比之成立,假之姓氏。及禄山拥旄蓟北,思顺授钺朔方,虽则兄弟,而情非党与。禄山未反之日,思顺屡已陈闻,朝廷百僚,无不委悉。岂意奸人罔上,成此盗憎!生为尽节之臣,死为衔冤之鬼。赵母以先请免坐,思顺以变告覆宗。死而有知,饮恨何极!

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,绍休帝图,荡定妖氛,肃清寰海。轸纳隍之念,深解网之仁,陷贼衣冠,咸蒙齿列。岂令思顺兄弟独隔恩私,忠义之臣所为流涕!此臣所以特祈昭洗,昧死上闻;但雪此一家,必万方感惠。何则?逝者抱屈,尚蒙见申;则存者谋安,故无冤滥。虽有不宾之俗,将闻风而悦伏;蓄疑之将,当委质而来朝。岂惟天下归仁,实亦幽明钦德。无任恳愿之

至。[7]《卷452邵说〈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〉》

然此表时间不明。对其具体年月、时局背景,还需再作推究。细绎表文,有三条线索可查:

第一,“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,绍休帝图;荡定妖氛,肃清寰海。”——指史朝义败亡,安史叛乱宣告平定,时在代宗广德元年(763)正月。再据代撰此表的子仪幕客邵说生平(天宝中举进士,为史思明判官,历事思明父子,常掌兵事。史朝义败亡,说降于军前,子仪爱其才,留幕下),[2]《卷137〈邵说传〉》也可确定此乃子仪上表的时间上限。

第二,“轸纳隍之念,深解网之仁;陷贼衣冠,咸蒙齿列。”——指代宗即位后的屡次大赦。其目的是孤立贼首,招降胁从,尽快平息战乱。如宝应元年(762)五月即位大赦所及者有:自开元以来所有诸色犯累者,并宜雪免;逆贼史朝义以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降者,当超与封赏;故庶人玄宗王皇后、故庶人太子瑛、鄂王瑶、光王琚,宜并复封号;棣王炎、永王璘及应安禄山诬误反状人等,并宜昭雪。[7]《卷49〈代宗即位赦文〉》十一月又下制:东京及河南、北受伪官者,一切不问。[2]《卷11〈代宗纪〉》宝应二年(763)七月,群臣上尊号,改元广德,大赦所及者有:其安禄山、史思明亲族应在诸道,一切原免,并无所问。[7]《卷49〈代宗册尊号赦文〉》

第三,“但雪此一家,必万方感惠。……虽有不宾之俗,将闻风而悦伏;蓄疑之将,当委质而来朝。”——针对当时河东地区的动乱局势、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。

仆固怀恩(?—765)为铁勒仆固部落酋长之裔,世袭金微州都督,长期任职于朔方军,历事王忠嗣、安思顺、郭子仪等,以勇猛善战名冠军中。在平定安史叛乱的历次大战中,怀恩父子冲锋在前,家族中为国捐躯者多达46人,两个女儿远嫁回纥为国“和亲”,功绩累累,无人可比。广德元年闰正月,怀恩护送助唐平叛的回纥登里可汗出塞回国后,其所统朔方军数万人马,分驻于河东太原府以南的汾(今山西汾阳)、晋(今山西临汾)、沁(今山西沁源)诸州。

此时,怀恩的政治处境已属“功高难赏”——安史叛酋皆已授首,功高兵重的朔方节帅,遂成朝廷心腹大忌。于是,河东节帅辛云京、泽路节帅李抱玉,中使骆奉仙、权阉鱼朝恩等人相继密奏:怀恩有“反迹”、“逆状”,欲连结回纥谋反。九月下旬,代宗遣使征召,而怀恩以来瑱、李怀让为前鉴——广德元年正月,平叛功绩卓著的山南东道节帅来瑱,遭权阉程元振谗陷,削官流放,中途赐死,而朝廷不示其罪,由

是诸道节帅人人疑惧,皆切齿于元振;六月,同华节帅李怀让为程元振所谮,恐惧自杀。[5]《卷222》——犹豫恐惧,竟不奉诏。

是年十月,吐蕃大军东越陇山,侵犯京畿,代宗仓皇东走陕州(今河南陕县),京城失陷半月。当此国难,怀恩既不出兵勤王,又再次拒绝入朝,致使君臣猜怨更深。幸赖郭子仪聚合诸路勤王之师,很快收复京城,代宗于十二月回驾长安。

史称“怀恩为人,雄毅寡言,应对舒缓,而刚决犯上,始居偏裨之中,意有不合,虽主将必诟怒之”。[2]《卷121〈仆固怀恩传〉》出身于蕃酋世家的怀恩,在政治上,当然不如郭子仪那样城府深沉,能屈能伸。他自恃功高无比,朝廷应别加优奖,不料却遭人诋毁构陷,极为愤怨,遂上书“自讼”,言辞激切。而代宗皇帝的态度,暧昧因循,使得既不愿忍受“为人媒孽”,也不愿放弃兵权听任摆布的怀恩,骑虎难下,最终走上了反叛朝廷的不归路。广德二年(764)正月,怀恩发兵进攻太原、榆次等城。朔方军在河东道剑拔弩张的形势,终于“升级”为新的武装叛乱。

当月二十日,代宗召见郭子仪,托付以绥靖河东的重任。月底,子仪以河东副元帅、河中节度使、朔方节度大使等职衔,奔赴河中(今山西永济蒲州镇)。而他审时度势,公开上表请雪朔方军故帅冤案的具体时间,应该就在此际。

### 3. 昭雪安思顺冤案的政治意义

郭子仪的郑重上表,首先意在维护朔方军崇高的功勋荣誉——作为平定安史叛乱的主力军,岂能听任故帅继续沉冤蒙诟!是故表文中为安思顺颂功辨诬,痛斥哥舒翰“奸人罔上”,皆情辞深切,正义堂堂。其次,借用为安思顺昭雪沉冤、恢复官爵之举,公开表明朝廷的政治态度,以感召被仆固怀恩蒙骗的朔方军将士;其中也包含着晓喻、敦促怀恩“迷途知返”的良苦用心。因为,当时的燃眉之急,是妥善安抚平叛有功的几万朔方将士——既不能像对待安史叛军那样,义正词严地公开“讨伐”;也不能像对待降贼伪官那样,予以宽大“赦免”。任何敏感的言词,都会使河东的混乱局势进一步恶化。历经八年战乱祸难的大唐王朝,创巨痛深,再不能继续“折腾”了。第三,表明他对故帅“知遇之恩”的感念不忘。

郭子仪重获起用后,河东事态的发展,果然不出长安君臣意料。早在这年正月,刑部尚书颜真卿(曾在河北道南部领导敌后抗击叛军)就向代宗建议“以郭子仪代怀恩,可不战而服也。”汾州别驾李抱真归至京师,也向代宗献计:“朔方将士思郭子

仪如子弟之思父兄。怀恩欺其众,云“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”,众信之,故为其用耳。陛下诚以子仪领朔方,彼皆不召而来耳。”当郭子仪复出的消息传到河东朔方行营后,怀恩将士闻之,皆曰“吾辈从怀恩为不义,何面目见汾阳王!”子仪至河中、汾州,怀恩之众数万悉归之,咸鼓舞感泣,喜其来而悲其晚也。<sup>[5]</sup> (卷223)

此时,仆固怀恩已成“孤家寡人”,遂弃老母于不顾,西渡黄河,奔往朔方本镇灵州(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),袭据军府。随后,又复引诱回纥、吐蕃联军,一再进犯关中京畿。而郭子仪又统帅朔方军,在京城西北抵御其侵寇。永泰元年(765)九月,怀恩因暴病身死,其为患方息。此不赘述。

#### 四、结语

对比而言之,哥舒翰以兵权在己,挟私怨而要君上,诬害良善,心胸狭隘。其为人子而父死不归,为重臣而临难屈膝,忠孝有憾,惭德昭然!郭子仪当亲重之任,顾全局而鸣沉冤,感惠迷途,宽仁恤下。其忧国弃怨,举贤光弼,相勉忠义,遂有“世称李郭”之誉。<sup>①</sup>哥舒翰、李光弼与仆固怀恩,皆番酋贵种,尚武世家;捍御边陲,早称名将。然盖棺论始终,哥舒以

败军而名丧,怀恩以反叛而身亡,唯光弼忠孝无亏。<sup>②</sup>自安禄山称乱,唐朝中央对诸道节度使既失信任,又赖其征讨叛逆,有若临渊履冰,是故猜防措置迭出。朔方军于10年之间,频频易帅(安思顺、郭子仪、李光弼、李国贞、郭子仪、仆固怀恩、郭子仪)。而子仪每临危受命,必有建树;既备受重用,又屡遭谗毁;若非大智明哲,焉能功名富贵,寿考终始。斯真忠勤良臣矣。<sup>③</sup>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姚汝能.安禄山事迹[M].曾贻芬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- [2] 刘昫.等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3] 王钦若.等.册府元龟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9.
- [4] 史念海.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[A].河山集(七)[C].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5] 司马光.等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
- [6] 欧阳修.宋祁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7] 董诰.等.全唐文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8] 马驰.李光弼[M].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6.

[责任编辑 陈正奇]

① 据《旧唐书》卷110《李光弼传》、《新唐书》卷220《东夷新罗传赞》、《通鉴》卷217: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期间,子仪与光弼同为牙门都将,将万人,不相能,虽同盘饮食,常睇相视,不交一言。及子仪代思顺后,玄宗命选一良将先东出并陲,平定河北,子仪举荐光弼堪当重任。旬日,诏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,分朔方兵万人与之。及别,两人执手泣涕,相勉以忠义,迄平剧盗,实二公之力。

② 参考马驰《李光弼》第十四章相关内容。

③ 据《旧唐书》卷71《魏徵传》记载,魏徵对太宗曰“愿陛下使臣为良臣,勿使臣为忠臣。良臣,稷、契、咎陶是也。忠臣,龙逢、比干是也。良臣使身获美名,君受显号,子孙传世,福祿无疆。忠臣身受诛夷,君陷大恶,家国并丧,空有其名。以此而言,相去远矣。”太宗深纳其言,赐绢五百匹。